

李剑国◎主编



TANGSONG CHUANQI PINDU CIDIAN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唐宋传奇

品读辞典

上卷

丁卯年... 李剑国

丁卯春日
李剑国
八十岁生日
小楼玉阶数梅花




李剑国◎主编

TANGSONG CHUANQI PINDU CIDIAN

唐宋传奇 品读辞典

上卷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传奇品读辞典. 上 / 李剑国主编.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80228-411-1

I. 唐… II. 李… III. ①传奇小说—文学欣赏—中国—唐代②传奇小说—文学欣赏—中国—宋代 IV. I207.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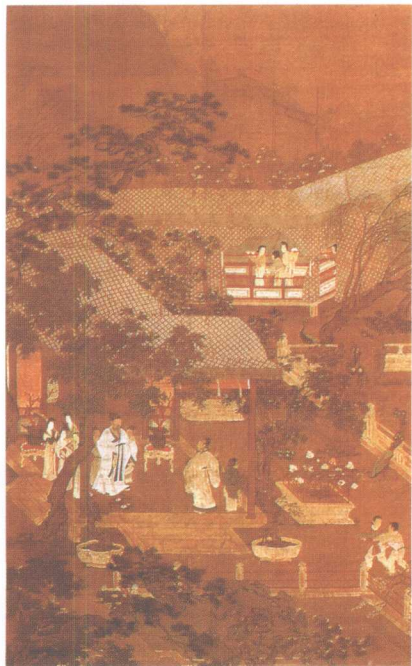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3731 号



▲ 华清出浴图 清康寿，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 陶穀赠词图轴 明唐寅，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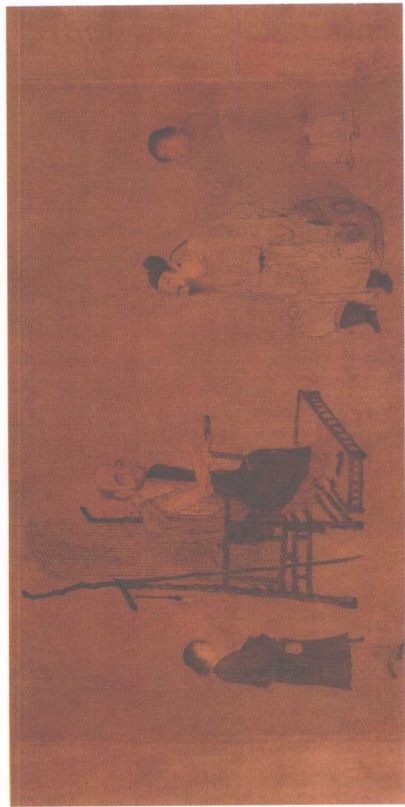


▲ 金谷園圖 明仇英，日本京都知恩院藏

◀ 风尘三俠圖 清任頤，苏州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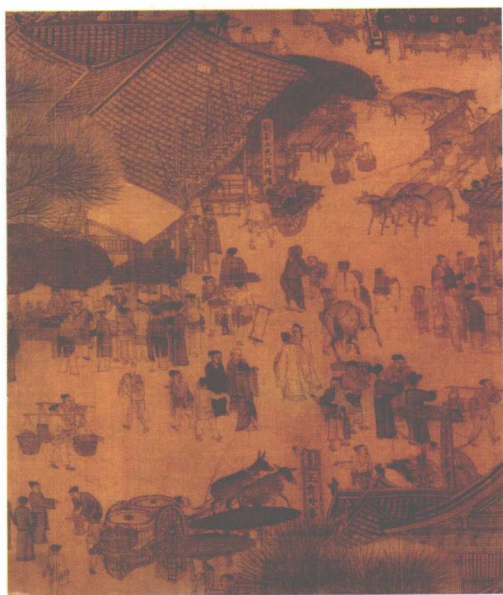
▲ 虢国夫人游春图 唐张萱，
辽宁省博物馆藏



▼ 萧翼赚兰亭图 宋佚名，
故宫博物院藏



▲ 明皇幸蜀图 唐李昭道，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清明上河图(局部) 宋张择端，故宫博物院藏



《唐宋传奇品读辞典》

主 编 李剑国

撰稿人 李剑国 李道和 占骁勇 崔际银 许彰明
李艳茹 张玉莲 熊 明 余才林 罗陈霞
张振国 张同利 张成全 任德魁 苑汝杰
龚 敏 孟 琳 张金桐 柏 松 张 健



前 言

李剑国

大业十三年(617),隋朝著作郎兼芮城令、历史学家、阴阳学家王度沉痾不起,面对魏徵的探视,深怀孔子“甚矣吾衰”之叹,魏徵宽慰他说自己“悦逢明主,愿翼其道,无敢忘之”。第二年——唐高祖李渊武德元年,魏徵投唐,大概也在这一年,王度在病中用史家惯用的传记体裁写下小说《古镜记》。这是一篇演绎神秘古镜、用气数观念解释隋室丧乱、悼隋悲己的精心结构之作,全篇充满沧桑悲凉之气。大约不久之后,“遭世扰攘,居常郁怏”,欲申“皇王之道”而不得的王度也就辞世了。或许王度没有想到,他这篇意象奇幻的小说竟然开创了一个小说史上的新时代——传奇时代,《古镜记》成为唐传奇出现的标志。

约二百六十年之后,僖宗乾符年间(874—879),又有两桩标志性的重要事件发生。一是西川节度使从事裴铏将陆续撰写的几十篇小说作品汇编成《传奇》三卷,二是屯田员外郎陈翰编纂了唐代传奇小说总集《异闻集》十卷。此后再过二三十年李唐覆灭,发生在唐末的这两桩事件实在是颇有意味的。

裴铏《传奇》之名,其意为述奇记异,本来与汉晋以来流行的“志怪”意思仿佛。但裴铏也不会想到,似乎命中注定的,他的书名将成为在唐代流行了二百多年的那种《古镜记》式的、有别于六朝“志怪”、“志人”的新体小说的名称。宋末谢采伯在他的《密斋笔记》自序中有“稗官小说、传奇志怪”之语,分明将“传奇”当作一类小说了,而到元明,虞集谓“唐之才人……好为文辞……谓之传奇”(《道园学古录》卷三八《写韵轩记》),陶宗仪谓“唐有传奇”(《南村辍耕录》卷二五),杨慎谓“唐盛于诗,其作者往往托于传奇小说神仙幽怪以传于后”(《艺林伐山》卷一七),臧懋循谓“无名氏《仙游》、《梦游》二录,皆取唐人传奇为之敷演”(《负苞堂集》卷三《弹词小记》),分明都是

用“传奇”指称这类唐人小说。胡应麟对小说分类,更是将“传奇”作为小说六类之次(《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自此以后,“唐传奇”逐渐成为被普遍接受的流行名称,一直用到今天。——而在宋代常常是称作“杂传记”的。

裴铏《传奇》之所以成为唐代新体小说的分类名称,大概因为《传奇》名满天下,后世广为流播,以至于话本、诸宫调、戏文等都称作“传奇”,也大概因为“传奇”一语涵盖面很大,但凡天地间种种奇事皆可包容;似乎还有一点,《传奇》一书都是描摹细致、篇幅较长的作品,也正好由它来概括这种篇幅较长的小说文体。在唐代小说集中,除了“丛残小语”式的单纯的志怪小说集和一些杂事小说集,大抵都是长短作品汇于一编,全为较长文体的小说集很少。而裴铏精心结构作品,篇篇都是情采飞扬之作,这表明他在继承“唐传奇”新文体创作二百多年的历史传统上有着非同寻常的自觉性,并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

同时代的陈翰对“唐传奇”也有着深刻的理解,不同的是,他的这种理解不是体现在“传奇”创作上,而是体现在“传奇”作品的选编上。尽管《异闻集》早已散佚,但就存世的四十余篇作品看,基本都是传奇作品,而且大多数是名篇,其中就有曾以单篇行世的裴铏的《虬须客传》。正如萧统《文选》的编纂是要给历代“词人才子”的诗文做一个总结,陈翰乃是要给唐传奇作出总结,并提供唐传奇创作范例。《异闻集》和《传奇》是一个辉煌时代的终结,它们问世后,唐传奇遂赋式微。

我们称“唐传奇”是新体小说,是在说明它是一种新的小说文体。“传奇”绝不是一个题材学概念,有人理解为它是专写人事的单篇小说作品,那是绝对不妥的。对“传奇”文体的艺术特征鲁迅有过很精辟的概括,他指出传奇文体“叙述婉转,文辞华艳”,“或为丛集,或为单篇,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传奇作家有着“作意好奇”,“有意为小说”的自觉创作意识,也就是“意识之创造”,而这种“意识”,其“大归究在文采与意想”(《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不过鲁迅《唐宋传奇集》“专在单篇”(《序例》),洎汪辟疆《唐人小说》乃“单篇”、“专著”俱录,而取自“唐人说部专书”者尽为“传奇之体”(《序例》),可见汪氏对“传奇”的理解与鲁迅别无二致。在唐人小说中,就文体而

言,基本有三体,即传奇体、志怪体和杂事体,此间艺术含量最高的、影响最大的自然是传奇体了。

六朝和唐代的志怪、志人、杂事小说,那基本是一种记录式的“短书”文体。唐传奇的小说观念、创作意识发生变革,记录变为创作,故事变为文章,既重外部“文采”,也重内在“意想”。布局谋篇,精心结构,摘藻敷彩,行文放荡,自然艺术容量就增大了,篇幅就加长了。唐人沈既济在传奇名作《任氏传》中说郑生这个糊涂人不能了解任氏的“情性”,要是到了“渊识之士”手里,一定能够“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显然,沈既济认为自己为任氏所作的传正是“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的。他这两句话,恰也是给传奇下的定义,给传奇文体特征作出的概括。何谓“文章”?按萧统的定义就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翰藻”者、“沉思”者也正是鲁迅讲的“文采与意想”。跟着沈既济的话来说,传奇这种新体小说,就是“文章化”的小说,再不是故事记录了。

传奇文体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它的端倪其实在六朝已经出现。鲁迅说,唐传奇是六朝“粗陈梗概”的志怪小说的“演进”,意思是说传奇是从志怪发展来的。考察志怪发展史确实如此,像南朝《续齐谐记》中的《王敬伯》、《赵文韶》,《冥祥记》中的一些入冥作品,隋代《八朝穷怪录》中的《刘子卿》、《萧总》、《刘导》,都具有描摹细致、文采张扬的特点,可谓发唐传奇之先声。很难想像,没有这样的积累和演进,会突然出现《古镜记》、《白猿传》、《游仙窟》那样的传奇。从这点来看,传奇的生成其实就是志怪的放大化、精致化和文章化。

但是鲁迅忽略了或者说没有强调传奇的另一个重要源头,就是汉魏六朝的杂传和小说化了的杂传小说。杂传小说是一种以记述人物活动为主的单篇小说,从战国《穆天子传》开始,汉魏六朝的《燕丹子》、《赵飞燕外传》、《汉武帝内传》、《神女传》、《杜兰香别传》等等都是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有一定的虚构性,笔墨比较细致,在文体和叙事形态上很接近唐传奇,只不过或者史传味道还比较浓,或者宗教色彩比较重,在艺术上还不完善。应当说这类杂传小说开启了唐传奇,特别是唐传奇中的传类作品,也是唐传奇的先声。胡应麟说过,“《飞燕》,传奇之首也”,指出《赵飞燕外传》是唐传奇的源头,在小说史理论上,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

对于唐传奇的品格、特性,后人发表过一些较好的意见。南宋赵彦卫在《云麓漫抄》卷八说:“唐之举人,多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贄。”前所引元人虞集也说:“盖唐之才人,于经艺道学有见者少,徒知好为文辞。间暇无所用心,辄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意,傅会以为说。盖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娱乐。非必真有是事,谓之传奇。元稹、白居易犹或为之,而况他乎?遂相传信。”这些话有想像的成分,不尽符合实际。比如所谓以小说“行卷”、“温卷”,也只有《续玄怪录》作者李复言干过,但还没有成功,可见并没有形成风气。不过此中却也有些颇合实情的意见。确实,唐传奇作者大抵是“才人”,也正如胡应麟所说,唐小说“出文人才士之手”(《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他们“好为文辞”,注重“才情”。他们热衷于“傅会”“非必真有”的“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驰骋想像,操觚为文,“以相娱乐”。他们都善诗,因此在小说作品中往往穿插“诗章答问”,托以言志写情。自然,他们有各自的创作目的,如历史反思,咏史怀古,政治批判,道德表彰,世道感慨,人生哲理,风流自赏,游戏遣兴等等,但也有共同的美学追求,即对“文采与意想”的惨淡经营。由于他们有杰出的文学才能,擅长多种文体而又“苦心文华”,刻意在作品中表现“史才、诗笔、议论”,这样在作品叙事结构上唐传奇就出现了“文备众体”的体制特征,即在叙事和描写中融入诗歌、书札、奏章、序引、论赞等,具有形式感、辞采美,形成文采烂漫的文体风格。“文备众体”,这是极为精当的概括,这个特征对后世文言小说影响极为广泛、极为深远,几乎成为传奇体小说的定制。

我曾说,唐代小说家有三种气质和意识,就是历史家、诗人、伦理家的气质和历史意识、伦理意识和诗意识,而在唐传奇的“史才、诗笔、议论”中,所反映的也正是这三种气质和意识,使唐传奇具备浓重的史学品格、诗学品格和道德品格。

所谓“史才”,是在中国“史官文化”孕育中形成的一种史家态度和才能。小说本来就是史乘的分化,是“史之余”,“史官之末事”,小说家本能地具备史家素质。沈亚之说“余尚太史言”(《冯燕传》),充

分反映出这一点。自然,小说家的“史才”不完全等同于历史家的“史才”,这是一种在文学系统中重新锻造出来的“史才”。具体说,在作品中,“史才”表现为对历史及历史命运的关注,所以唐传奇历史题材极多,还有对历史中的人的性格和命运的人文关怀;表现为优秀史家的历史正义和历史批判精神,“究天人之际”的历史发展变化观念;表现为对《左》、《语》、《史》、《汉》文学性叙事方法的继承和改造,既吸收其历史叙事章法和文学描写方法,同时又将时间生活的记录转化为包含着审美判断的价值生活的表现;表现为对“实录”、“传信”史学原则的继承和创新,不仅往往交待故事来源以求传信,更重要的是在“非必真有是事”之中表现生活本质,表达生活、人物、性格的真实性;甚至也表现为对史传叙事模式的继承,例如史传的论赞等。

所谓“诗笔”,最主要最常见的就是融入诗歌——出自主要人物之口或他人之口。这些主要由作者代为作品人物特意制作的诗歌,常常是服务于情节需要,成为情节的构成因素,同时在抒写人物情感、营造抒情氛围上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柳氏传》,如果没有韩、柳那两首赠答诗,它的艺术美感和感染力将大打折扣。有的传奇作品,如沈亚之的几篇作品,不以情节取胜,而“工为情语”,“创窈窕之思”,着意利用抒情化的语言描写和各体诗歌酿造浓郁的诗意,创造迷离凄丽的意境,这更成为一种诗意小说、意境小说。传奇作家在小说中创制诗歌,自然也有逞才的自我表现目的,所以对诗歌精心造作。实际上大多数诗歌确实也都很精彩优美,如明人所说,“其诗大有绝妙今古、一字千金者”(杨慎《升庵全集》卷五六《唐人传奇小诗》),“诗词亦大率可喜”(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西酉缀遗中》)。唯其如此,历代唐诗总集,常常选入唐人小说中的诗歌。在另外许多小说作品中,虽然未用诗歌,但作者也用诗人的感觉和眼光,用诗人的话语,刻意创造意境,抒写情致,堪称“无韵之诗”、无诗的“诗笔”。

所谓“议论”,乃是表达作者的思想、见识和议论才能。议论常常以史传的论赞形式系于篇末,所谓“曲终奏雅”,常常以“呜呼”、“吁”、“噫”之类感叹词领起,或者仿效《史记》“太史公曰”,以作者别号领起,如“三水人(皇甫枚)曰”、“洞庭子(皇甫氏)曰”。“赞者,明也,助也”(《文心雕龙·颂赞》),论赞主要是发明题旨和对人物作



出评价,所谓“托赞褒贬”。褒贬的思想标准,多半是儒家伦理道德,作者们在这里尽现其伦理家面目。评说固然有较为中肯的,但常常落入陈腐,失之偏颇,因而常常和作品的内涵形成偏差和错位。另外,议论也常表现在作品中,如书信、章表,以及人物言论。这种情况也很常见,所发挥的思想非常广泛,往往涉及军国大事、理乱之道。

唐传奇的总体风格特色鲜明,在此之下,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类型,这和作者的题材选择、创作思想、美学取向密切相关。大体来说,可以归纳为历史型、寓言型、古文型、情节型、意境型、趣味型等。历史型的内容是历史反思和历史咏叹,有着较为深邃凝重的历史感,如《东城老父传》、“隋炀帝三记”;寓言型以奇幻意象寄寓人生哲理,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古文型采用简峻的古文笔法,寓意深刻,如韩、柳的作品;情节型重在细致真实地再现生活状态,情节曲折,故事性强,大部分传奇属于这种类型,如《李娃传》、《霍小玉传》;意境型重在创造抒情诗般的意境,如《湘中怨解》、《异梦录》;趣味型则表现趣味——谐趣、奇趣、文趣,如《东阳夜怪录》及《玄怪录》中的许多作品。自然,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相互之间也有交叉融合,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

这也反映出,唐传奇的题材和主题是五彩缤纷、多姿多态的,诸如爱情、历史、伦理、政治、神仙、豪侠、英雄、报应、宿命、梦幻等等。从素材上看,唐传奇写实、记幻各有千秋,但取材更多的是“子不语”的“怪力乱神”——神灵、仙人、释道、异人、异物、鬼魅、精怪,光怪陆离,鱼龙曼衍,构成唐传奇的意象系统和话语系统。这自然和唐人的鬼神释道信仰有关,和嗜奇心理有关,和述异语怪的小说传统有关,而更重要的是这些素材可以使“作意好奇”的作家取得极大的创作自由,充分发挥“天马行空”的想像,创造诡丽的意象——借用《庄子·天下篇》的话说,所谓“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

唐传奇有大批精品佳作,流传不衰。《太平广记》、《类说》、《说郛》等及明清近代的小说丛书汇编如《虞初志》、《古今说海》、《艳异编》、《情史》等等,大量选录唐传奇。许多戏曲和通俗小说,大量取材于唐传奇。许多文言小说作家也以唐传奇作为学习的模本。前人讲“唐人小说……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唐人说荟·例言》),确实唐传奇和唐诗都是文学史上的奇迹。它是一座巍巍高峰,后人难以

超越。尽管后来的创作,如元明《娇红记》等等的才子佳人长篇传奇,如谈狐说鬼的《聊斋志异》,在继承唐传奇上也有艺术表现的创新和突破,但从总体上看,唐传奇的浪漫和大气实在是难以企及和超越的,就像唐诗一样。

传奇创作在唐末和五代十国乱世处于低落状态,虽然也还有优秀作品。到北宋,开始出现传奇的复兴,陆续产生了一大批传奇作品,其中不乏比较优秀的。历来“唐宋传奇”并提——鲁迅有《唐宋传奇集》、张友鹤有《唐宋传奇选》,都是将唐宋传奇合为一编。和唐传奇相比,宋传奇从数量上看并不显得寒伧,但在质量上则另当别论。北宋作家和南宋一些作家,主要是规抚唐人,自觉借鉴或模仿唐传奇,“文备众体”,一依唐人规矩,这是宋传奇的“辞章派”。此中虽不乏成功或比较成功之作,但是,由于宋人的“内敛”性格,作家的求实征信心理,想像力弱化、钝化,多模仿而鲜创新,还由于宋代道学的兴盛,因而宋传奇形成平实化、道学化的特点,总体成就难以望唐人项背。从古以来人们喜欢拿唐诗宋诗做比较,对宋诗往往有“衰于前古”(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四〇《诗话》)之叹。不能不说,在唐传奇巨大光环的笼罩之下,宋传奇也不免“衰于前古”了。

但是,宋传奇品格也有着新的时代特色,这就是它的市井化、通俗化。宋代社会文化是一个新型文化,所谓“宋型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在发达的市民社会和市民意识的背景下,文化和文学的通俗化。宋词的兴盛,说话及话本的兴盛,都发生在这个背景下,并成为“宋型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传奇等文言小说的通俗化,也正是宋代社会文化自然酿造的结果。唐传奇基本属于士人文学、雅文学,取材主要在士人圈子,表现士人的理想、志趣和情感。宋传奇取材的明显变化就是视野投向市井社会,南宋洪迈《夷坚志》的材料多得自“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巫俚妇、下逮走卒”(《夷坚丁志序》),自然材料自身也就离不开市井社会。市井细民题材向文人小说大量涌入,伴随着情感趣味上市井气息的弥漫和通俗语言的运用,或者题材虽非市井却经过了市民眼光的解读和演绎。冯梦龙说“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古今小说序》)。这虽然是针对宋代话本而言,实际也反映着文人小说的风貌。“谐于里耳”的市井化、通俗化在北宋后期已见端倪,到南宋则蔚成风气。如《摭青杂

说》、《鬼董》等等都是宋人“通俗派”的代表作品。“通俗派”作品是宋传奇的亮色,对后世小说创作也产生重要影响。

唐宋传奇以各自的风貌成为小说史上的亮丽风景,在今天也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远离我们的唐宋传奇仍以其鲜活的生命向我们诉说着古往的一切,历史活在这里,古人活在这里。古往可能是我们熟悉的,更多的是陌生的。我们这部《唐宋传奇品读辞典》,其目的就是在经过校读、分析、品评后展现唐宋传奇的风采,展现熟悉的或陌生的古往。所选作品都是优秀之作或代表性作品,唐代居多,宋代作品比较突出它的通俗之作。

各篇均由三部分构成,即作品正文、校注和品读。

关于正文,我们注意处理好两个问题。一个是底本的选择,底本选择尽量采用善本。一方面从古代的刻本、抄本及其影印本中选择,一方面选择今人和前人的精校本。鉴于古书流传多生阙讹,因此作品正文校勘,实属最基础的工作,这是比选择善本更为重要的另一个需要处理好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校勘以求作品文字准确完善,给读者提供比较可靠的通畅的文本。唐五代部分,鉴于《唐宋传奇集》、《唐人小说》等书校勘未善,所以都在经过认真比对选择底本和搜集校勘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做出校补。这项工作主要由我操作。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使用了大量可资校勘的文献资料。同时,广泛参考和利用了学者们的有关校勘成果。宋代部分除个别作品均以我所辑校的《宋代传奇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为底本,并根据新的资料作了些校补,改正了一些误字。

校注包括校记和注释。校记是正文校改的根据,对读者了解版本和校勘有重要作用。不仅有助于普通读者增加相关的文献知识,也有裨于专业研究者的参考和利用。注释帮助读者阅读原文,扫除障碍,包括对人名、地名、掌故、史实、典章制度等等以及一般词语的注释,务求准确、周到,必要情况下都引用了原始资料。在这方面我们也下了很大功夫,广泛查阅文献。

品读则是对作品内容的解读、阐释、品鉴、欣赏和评价,帮助读者理解作品,此实为最根本的目的。作品品读我们强调,不求面面俱到,而务求有所发明,对作品能够发其三昧。以敏锐的眼光发现和抓住作品的亮点、重点、焦点、难点、疑点——这些自然也就成为撰稿者

的兴奋点、着眼点和着力点,做出多视角、多维度的发掘和阐释。每篇作品总得要抓那么几个有价值的着力点。品读包括:对作品背景和作者思想的探求,对人物、意象、情节的艺术和审美分析,对叙事结构的叙事学解读,对题材源流变革和母题的稽考和描述,对作品所涉历史人物事件,所涉种种知识、信仰和风俗的稽考,以及对作品思想内涵的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阐释发挥。如此等等,都纳入我们的视野。品读不能停留在表面的低层次上,实际上它是一项研究,包含着我们已有的和新的研究成果。我们也注意吸收有关的其他成果,在引用时尽量注明。另外,在行文上尽量简要、流畅、生动、活泼,避免陈词滥调。昔人论文讲辞章、义理、考据,我们以为我们这部辞典的品读文字也应如此。总之这部辞典我们追求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的境界,借用沈既济的那句话,也是要“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自然不是每篇都完全符合这个要求,但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这部辞典是2006年5月应沈伟麟编审、朱霖编辑的约稿开始编撰的。全部撰稿人都是我的学生,包括在读的博士生和已经毕业工作的博士,其中许多人是大学教授和副教授。作为主编,全部文稿从正文、校注到品读都经过我多寡不等的修改和补充。其中唐传奇有二十多篇名作,多年前我曾作过校注,这次全部采入,作了修改。

昔人谓:“凡著书者,为众人之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声调于比耳。”(扬雄《解难》)我们集二十人之力、阅时一载编纂的这部辞典,虽不敢自诩“美味”,但也希望读者“合口”,能成为“众人之好”,对读者有所裨益。书中定有诸多不足和错误,对于读者的批评,借用孔夫子的话说,“吾犹有待焉”。

2007年6月